

东南亚 华文文学选集

汶莱卷 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九年

总编 云惟利
主编 王昭英(一凡)
编委 杨德群(一票)
魏巧玉(语桥)
助理编辑 卓月莲



南洋理工大学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东南亚 华文文学选集

汶莱卷 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九年

总编 云惟利
主编 王昭英(一凡)
编委 杨德群(一粟)
魏巧玉(语桥)
助理编辑 卓月莲



南洋理工大学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东南亚华文文学选集

汶莱卷

(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九年)

总 编 : 云惟利

主 编 : 王昭英 (一凡)

编 委 : 杨德群 (一粟)
魏巧玉 (语桥)

助理编辑 : 卓月莲

出 版 :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 Culture
12 Nanyang Drive,
Singapore 637721.
Tel: 790 6308 Fax: 792 2334
<http://www.ntu.edu.sg/ccclc/research>
Email: clwltoh@ntu.edu.sg

出版日期 : 2001 年 12 月

国际书号 : ISBN 981-04-4462-1

制作承印 : 玲子传媒有限公司
Lingzi Media Pte Ltd
Blk 52 Kallang Bahru #04-17
Singapore 339335
<http://www.lingzi.com.sg>
E-mail: info@lingzi.com.sg

东南亚华文文学 选集缘起

云惟利

东南亚各地华人，为数众多，数以千万计。然散居区内各地，于各国人口中，多属少数，力量薄弱。

华人移居东南亚各地，始于明代。祖先多来自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因生活困苦而到东南亚来另谋生计。当时，东南亚地区是西方各国的殖民地，生活还算安定。南来华人，只求温饱，不求其他。因此，对区内社会政治，往往自外，而专注于经济。因此，对各地经济，举足轻重。

战后，民族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地兴起，原先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东南亚各地也顺此形势。区内华人社会起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在于政治、经济、教育、语言、文化这几方面。

华人一向以为可以不理睬政治的事，只专心发展经济。可是，却往往因经济而为执政民族所敌视。区内局势每有动荡，华人便成为冲击之目标，受尽凌辱。战后以来，此种动荡局面一再重复。

中国本土的政治社会局面也一直动荡不安。政治分裂，领土分治，海外华人所受歧视亦往往因此加剧。这个局面，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稍改观。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经济均渐复苏而有腾飞之势，形成中兴的局面。这对于海外华人所受待遇，不无影响。九十年代以后，更渐入佳境。这是战后以来，海外华人处境最好的时期。经济发展可以使许多事情焕然一新。

华人社会向来重视教育。东南亚华人的语言文化也凭借教育而得以保存。战后初期，区内各地都有不少华文学校。华人

家庭也都很愿意把孩子送到华文学校读书。可是,六十年代以后,这情形渐渐逆转。有些地区如新加坡,华校学生人数越来越少;到了八十年代就悉数改为英文学校了。有些地区如印尼,更禁止华人办学,一直到九十年代,情况才渐渐好转。改变的因素仍是政治经济。

文学反映历史。战后这几十年间,东南亚地区华人的社会变迁,在当地文学中,必有反映。把这些作品,编选成集,正可以考察战后以来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的历史。于是,乃有编选《东南亚华文文学选集》之倡议。以东南亚各地华文文学为一整体,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汶莱、泰国、越南、寮国、柬埔寨、缅甸。编成若干选集出版,成为一套丛书,以便了解战后以来,东南亚各地的华文文学及华人社会历史。这是编选这套选集缘起。

编选年限,起于一九四五年,终于一九九九年,前后五十五年。

各地作品,分别编选,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史料五类。编选作品的标准有二:

其一,历史价值。

其二,文学价值。

文学作品,无论写实还是虚构,都是史料,可从中看出历史的面貌。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正是这个意思。

文学作品虽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而本质为艺术,有别于一般的历史记录。因此,在编选时,自然也得重视其文学价值。有些地区,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作品较多,编选时,两个标准并重;有些地区,如印尼、菲律宾、汶莱、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作品较少,编选时,将偏重在历史价值。入选的作品,都是极珍贵的史料。

这些作品有如一面镜子,照出东南亚华人半个世纪的悲喜甜酸,也是历史的影子了。现在,东南亚华人的处境既已日渐改观,正是立定脚跟,回头看的时候。编选这套文集,既可以缅怀先贤,看看以前所走过的路,也可以企望来日,指引方向。这一套丛书的主要意义便在于此。

序

一 凡

和平之乡——汶莱

汶莱国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地处加里曼丹岛 (旧称婆罗洲岛) 之西北部。北临南中国海, 东接沙巴, 西邻砂拉越, 南与印尼的加里曼丹接壤。

汶莱在一九八四年一月独立之前, 是英国的保护国。现为马来君主回教王国。是亚细安成员国之一。

汶莱以盛产石油及天然气, 闻名于世。石油的生产, 给这个王国带来巨大的财富。人民因此得以免交个人所得税。

地广人稀的汶莱, 国土总面积为五千七百六十五平方公里, 而全国人口, 根据官方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年的统计年报的统计, 一九九六年的人口总数只有三十万五千一百人。马来族为汶莱最大的族群, 约占人口之百分之六十八。华族只占人口之百分之十五左右, 约为四万六千三百人。其他则为达雅、杜逊、姆律人为主, 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剩下的百分之七为欧洲、菲律宾、泰国、印尼及印度人。除了马来族外, 其他族群, 尤其是华族, 虽然相当大部分是处在“久居客似主”的状态, 但却在好多方面, 并不享有国民的权益。

汶莱没有民选的国会。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防务等大权, 都掌握在王室手中。苏丹理所当然成为国家元首。因此没有政权迭更所可能引起的动荡不安。汶莱国名: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中文译为: “汶莱和平国”, 可谓名符其实。

汶莱华文文学概况

汶华文学是汶莱华文文学的简称。凡是发生在汶莱本土的文学现象，都可称为汶华文学。

汶莱华文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与东马砂拉越美里的华文报章关系密切。

汶莱不管在独立前或者独立后，除了短期存在的一份华文报外，可以说是没有本国出版的华文报，写作人只好把作品投到外地（以东马砂拉越为主）的报章或杂志发表。早年的汶莱写作人绝大部分没有把作品结集出版，造成资料收集上的困难。我们只能就创刊已四十二年的东马华文报《美里日报》及另一份创刊历史更久的《诗华日报》的文艺副刊，了解汶莱华文文学的发展概况。

汶莱地处婆罗洲岛北部。西部与东马砂拉越美里为邻。资料显示，早年的汶莱华文文学或多或少都受砂拉越华文文学的影响。如果说在砂拉越成为独立的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之前，汶华文学是砂华文学的一部分，亦离事实不远。

早年（六、七十年代），不少汶莱写作人，是因工作或其他原因旅居汶莱的砂拉越人。七十年代，由汶莱写作人向砂拉越美里的《诗华日报》，借版编辑的文艺副刊〈油城文艺〉的编辑之一刘国胜，就是旅居汶莱的砂拉越人。

砂华文学和马华文学一样是中国新文学的支流，具同样的文学传统。因此曾经在一个时期内，作为砂华文学一个组成部分的汶华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新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

汶华文学起源于何时？由于资料的缺乏，无法有正确的答案。但创刊于一九七五年的砂拉越《美里日报》文艺副刊上，已可发现为数相当可观的汶莱写作人的作品。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发展，与它的历史、经济、政治、文教等人文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华人迟至廿世纪初，才在汶莱定居下来。根据资料统计，汶莱的华族人口在一九一一年，只有七百三十六人，直到一九三一年，亦不过二千六百八十三人。汶莱华人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战后（一九四七至一九六〇间），这与油田的发现关系密切。自一九二九年汶莱发现石油以后，华人技工已开始移入汶莱，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华人移民大部分已在此成家立业，定居下来。华族人口至一九六〇年，已由一九七四年的八千三百人增加到二万一千七百九十五人。一九八九年则达至四万四千四百人。一九八九年后这十年，华族人口变动不大，维持在四万多人左右。

华人人口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亦促进华文教育的发展。而华校是华文文学发展的温床。自六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末这卅年，由于华文教育的发展，为华文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段时间，华文文学的发展，虽有起伏，但已逐步趋向成熟。已有一些颇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出现。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只能根据收集到的不完整的资料，把汶华文学的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探讨。

一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

由于汶莱没有本国出版的华文报，汶莱华人阅读的华文报，多数来自近邻砂拉越（现东马）的美里。写作人投稿的园地，亦以美里的华文报为主。创刊于一九五七年的《美里日报》，其文艺副刊：〈青年天地〉（创刊于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华风〉（创刊于一九六四年）、及〈青年文艺〉（创刊于一九六六年），已有为数不少的汶莱写作人的作品。惟水准偏低，大

部分只具有历史价值。

〈青年天地〉中，最勤于笔耕的汶莱写作人，为现在还活跃于汶华文坛的张银启（笔名海庭）。他写散文，亦写诗。此外还有马华终、秋菊、林斌杰、美娟、寒霜、非非女等。张荣煦（张银启）的“白日梦”系列以及马华终的“梦中所见”，因针砭时弊，颇受当年读者的欢迎。

和美里一样，由于南来汶莱的中国文化人不多，这时期的汶华作品，多为学生的习作。除了在同乡会馆的特刊，可以读到一些反映当年南来者的遭遇与心态的文章外，没有资料显示如新马一样，有“侨民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汶莱马来奕县的“马来奕中华中学”，到一九五六年，才有初中部。油城诗里亚的“中正中学”，到一九五七年，才有高中部。首都斯里巴克湾市的“汶莱中华中学”到一九五九年，也才增设高中部。这也许是这段时间内，汶华作品多为文笔青涩的学生作品的原因。

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初，反殖民主义、争取独立的浪潮席卷着亚、非、拉。汶莱近邻的砂拉越反殖争取独立运动，也正通过政党的活动，如火如荼的展开。

文学反映现实

五六年在砂拉越首都古晋创刊的《新闻报》、诗巫出版的《民众报》，毗邻汶莱国土的美里出版的《砂民日报》。其文艺副刊：《新闻报》的〈椰风〉、〈拉让文艺〉，《民众报》的〈赤道文艺〉及《砂民日报》的〈赤道风〉，都呈现了反殖的内容。汶莱写作人，是否也写了些反映这个时期政治趋向的作品，由于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无法有肯定的答案。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汶莱发生了震撼北婆三邦（砂拉

越、汶莱及沙巴)的武装叛变事件。一九六三年初,印尼对马来西亚展开了对抗的军事行动,导致砂拉越政局的动荡不安。社会活动、政治活动与文化活动都受到了压制。不少出版有年的华文报刊因此停刊。砂华文学陷入低潮。汶莱写作人亦相应的沉寂下来。直到六十年代末,才再次活跃起来。

二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

一九六八年,汶莱一些文艺爱好者与砂拉越美里的《美里日报》借版编辑了一个篇幅占整版的文艺副刊:〈火炬〉。每月出版一期。

〈火炬〉的编辑是由几位年轻人担任。他们是汪相坡(笔名默湘、向波、向远、汪坡等),莫丽明(笔名蓝衣女、丹丹),林玉枝(笔名夜星、燕云),陈信汪(笔名C君)及刘意雄(笔名待查)。

上述编辑除了林玉枝还偶而执笔外,都已先后离开汶华文坛。汪相坡移居台湾,莫丽明移居东马沙巴州,陈信汪及刘意雄下落不明。

汪相坡及笔名黑白人的杨庆光,不但是〈火炬〉的主要撰稿人,也是当年汶华文坛的两枝健笔。他们的作品,曾在当年马来亚水准颇高的纯文学刊物《蕉风》出现。可惜目前还无法找到这些作品供研究。所幸他们在〈火炬〉上发表的文章,都可在当年是编辑之一的林玉枝保存的报纸中找到。

汪相坡在砂拉越出生,在汶莱成长。一九六九年毕业于汶莱“诗里亚中正中学”。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在台湾深造。一九七五年负笈英国,攻读法律。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在汶莱执律师业。汪君博览群书,是汶华写作人中,文、史、哲造诣都很高的专业人士。他当年除了写散文之外,亦写诗。

已移居纽西兰，笔名黑白人的杨庆光，是当年最勤于执笔的汶华写作人之一。他撰写的杂文、散文及小品随笔，以内涵深厚、文笔简练流畅著称。

此外，七十年代初，汶华文坛还有一位文才令人瞩目的写作人丘启枫。丘君亦是台湾留学生，返汶后曾担任教职多年。离汶前是“马来奕中华中学”校长。他写了不少文采斐然的散文。可惜无法收集到。收集在《选集》中的那篇〈辞典〉，是在他执教过的中学校刊上找到的。八十年代末，丘君移居新加坡，为新加坡《联合早报》资深记者。现为香港《亚洲周刊》的资深编辑。

〈火炬〉文艺副刊只维持了三年就停刊了。汶莱华文写作人沉寂了五六年的时间，才在一九七七年重新活跃起来。

三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诗华日报》的文艺副刊：〈油城文艺〉创刊。与往常一样，这是汶莱文艺爱好者与砂拉越的《诗华日报》借版搞的月刊。编辑是当年在汶莱工作，笔名为“醉”的砂拉越人刘国胜及如今还活跃于汶华文坛，笔名为“海庭”的张银启。从张银启保存的〈油城文艺〉中，可以看出这个版位的作者人数颇多，但写得勤与写得出色的不多。大部分作品，只具有历史价值。

刘国胜在〈油城文艺〉第廿四期的编后语中这样写道：“第廿四个足音，油城添新岁。坎坷命运中，总算又渡过一个年轮。两年来，我们的稿源似乎多靠海外留学的文友们的支持，近阵子更杂，反观本邦之作者，倒是越来越少，有的只不过是那么昙花一现而已。”可见当年〈油城文艺〉的作者多为海外（台湾）的留学生。这些作者学成归国之后，是否继续创作，无从

考证。由于年代久远，张银启已无法记起这些大多数以笔名投稿者的身份。

这个时期，华校的文风颇盛，除了砂拉越《诗华日报》为汶莱首都的“汶莱中华中学”开辟每月一版的写作园地：〈汶中学生习作〉与〈汶中学生园地〉外，汶莱油城的“诗里亚中亚中学”，学生亦自办手抄刊物《文艺之手》。当年在该校任数学教师兼训育主任的傅文成，为了进一步鼓动风气，除了引导学生办壁报外，并与《美里日报》征得版位，开辟〈文苑〉文艺副刊，让学生及其他文艺爱好者，有耕耘的园地。期间傅君亦以不同笔名在〈文苑〉发表作品。以诗和散文为主。其中由十二篇随笔小品组成的一组文字：〈避世圃随笔〉，是他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对人性、命运、真理、正义、智慧等重大及永恒课题的思考结晶。

弃笔从商廿年后，傅君于一九九六年重返汶华文坛。同年成为“亚细安华文文学奖”汶莱得主。其杰作：〈避世圃随笔〉，已收入一九九八年由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的《亚细安文学奖（一九九六）作品选》。

汕头大学陈贤茂教授嘱其研究生黄飞为此文写了一篇专论（见附录），给予极高的评价。“福建省台港暨海外华文研究所”所长，刘登翰教授亦将此组文字推介给《港台文学选刊》，后又获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刊物：《读者》转载。可见该组文字受重视之一般。

除傅文成外，〈文苑〉另一重要撰稿人，为当年还是“诗里亚中正中学”的学生严丽英。她其中的一个笔名是梨斯。擅长散文及诗的创作。可惜亦已封笔多年。

这段期间，砂拉越美里的《诗华日报》，也提供了〈山镇文艺〉（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日创刊），〈纯文艺〉（一九七八年创刊）及〈长虹文艺〉（八十年代初创刊）给砂汶两地的文艺

爱好者耕耘。《美里日报》则有〈竹原〉文艺版,《世界日报》则有〈田〉文艺副刊。汶莱写作人在没有本国出版的华文报的情况下,是否亦有人把作品投到这些版位,有待追查。

由上述可以看出,砂拉越美里华文报的文艺版与汶莱华文文学的发展,关系密切。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新华作家兼史学家邱新民(已故),受聘出掌“马来奕中华中学”校长职。在这段时间内,他在新加坡华文报,发表了不少反映汶莱风土人情的文章。从只要发生在汶莱的华文文学现象,都可称为汶华文学的观点出发,邱君及所有曾在汶莱生活过一段日子的写作人的作品,及近年移居他国的汶莱作者的作品,都是汶华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八九年至今

汶莱至今还没有获准注册的华文文学团体。一九八九年,旅居汶莱的作家谢名平(笔名劭安)筹组汶莱华文文学组织。由于考虑到不易获准注册,在征得“汶莱留台同学会”的同意下,以“汶莱留台同学会写作组”之名,附属于该组织。成立时,大约有四十多位组员。

为了鼓励创作,“写作组”与砂拉越三家华文报:《美里日报》、《诗华日报》、《国际时报》商借版位,出版每月一期的汶莱华文文学特辑:〈思维集〉。至今已出版了一百多期。〈思维集〉园地公开,除了供组员耕耘外,亦公开向所有汶莱写作人征稿。至一九九五年,笔名“一凡”的组员任〈思维集〉编辑时,才开始效法新马等地的文学刊物,酌量刊登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作品,以起交流沟通的作用。在稿源不足时,亦转载名家作品,以提升本国作者与读者的文学鉴赏水平。一九九七

年，一凡退出“写作组”后，由煜煜接任编务，亦遵循此编辑方针。拓展了写作人与读者的文学视野。此外，“写作组”亦应邀组稿刊登在《亚洲华文作家杂志》、“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的《亚细安散文选》及“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编印的《第六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文集》。

“汶莱留台同学会写作组”的成立，打开了汶莱写作人与外界沟通的管道。

一九九〇年六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四届“亚华作家会议”，“写作组”创始人已故谢名平（劭安）带领组员陈登忠、张满堂、林日新及方玉龙赴会。

一九九一年“写作组”组员杨镇声出席“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主办之华文文艺营。

一九九一年“写作组”顾问饶尚东博士及组员林木隆，出席了假菲律宾举办之“海外国际华人研讨会”。

“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于一九九二年假台北举行，“写作组”亦组团赴会。陈登忠、陶鑫、李佳容、林木隆及方玉龙出席了大会。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写作组”组员李佳容、王昭英应邀出席在香港举行的第五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作组”组员王昭英应邀出席假“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举办的“东南亚当代华文文学暨周颖南创作研讨会”并宣读论文。王昭英因急事不克赴会，只呈上论文：〈在困境中求存的汶莱华文文学〉。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假菲律宾举行的第四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写作组”组员张银启、杨镇声及陶鑫应邀出席。

“美里笔会”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三日主办新书推展礼。在“写作组”顾问饶尚东博士及组长俞庆在律师的带领下，张银启、李佳容、王昭英、陈登忠出席了盛会。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王昭英、陶鑫相偕出席了假新加坡举行的“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写作组”组员李佳容、王昭英受邀参加由“美里笔会”主办的文艺营“相约在摩鹿山下”并作文学专题演讲。组员王昭英因事未克赴会,只由顾问沈仁祥及组员李佳容出席。李佳容在会上作了文学专题演讲。讲题是:〈小说入门〉。

第六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第二届“世界华文作家会议”分别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及十二月二十日在新加坡举行。“写作组”顾问沈仁祥及组员李佳容、郑有利及王昭英应邀出席。王昭英受邀在会上宣读其刊载于“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特刊”上的论文:〈华文文学如何与华人社会结合〉。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第五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假新加坡举行。傅文成、王昭英、江素珍及陶鑫受邀出席。傅文成获选为第一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汶莱得主。他在大会上宣读了其论文:〈现代社会的文学观〉。

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假泰国曼谷召开。王昭英应邀出席。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王昭英以观察员身份,应邀出席“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主办的“菲律宾华文文学研讨会”。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写作组”受邀派代表出席“美里笔会”主办之“美里笔会丛书推展礼暨砂州本土华文书籍展览:犀鸟风华七十载。杨镇声、李时展、李佳容、陈登忠出席了盛会。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至六日,福建“厦门大学”主办第三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汶莱写作人王昭英及“写作

组”组员李佳容受邀出席。王昭英并受邀在会上发言。

第六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于一九九八年六月六日，假泰国曼谷举行，“写作组”副组长李时展率组员李佳容、郑有利出席，并在会上宣读其论文：〈迈向亚细安文学新纪元，开拓儿童学习的新领域〉。李佳容获“汶莱留台同学会写作组”推选为第二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汶莱得主。

一九九八年八月三日，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会议”假台北举行，杨镇声、陶鑫、王昭英受邀出席。王昭英临时因事未克出席。

由上述可见汶华写作人，在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八年间，对外的文学活动十分频密。汶华文学已走出国门，进入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家庭了。

“写作组”的国内活动

自一九八九年“汶莱留台同学会写作组”成立以来，除了向砂拉越（东马）的华文报借版编辑文艺副刊：〈思维集〉供组员及汶莱写作人耕耘外，亦展开如下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及联谊活动：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假双溪岭钓鱼塘举行文艺营一春的苏醒。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八日假诗里亚“新中华酒家”举办“厦的突破”文艺晚会，以加强文友的联系。“美里笔会”主席劭安及几位作家受邀参与其盛。

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假双溪岭钓鱼塘举办青少年文艺交流会，以分享彼此的写作心得。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日，“写作组”应“诗里亚中正中学”邀请，参加“妙笔生花”华文文学研讨会。由组员陈登忠、郑

有利、李佳容、杨镇声主持讲座。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一、十二日假“诗里亚中正中学”举办“一九九三文艺研习营”，邀请砂拉越名诗人吴岸及“中正中学”校长浓仁祥作文学专题演讲，以激发青年对写作的兴趣。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写作组”与“汶覬中华文化团华乐组”假马来奕圣占士英校举行联谊会，共同为发扬中华文化作出努力。

一九九四年间，为了提高组员及文学爱好者的文学鉴赏能力，“写作组”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文学创作研习会。就诗歌、散文、小说作品进行赏析及讨论。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写作组”热烈庆祝成立五周年，邀请“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符兆祥、“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吴岸及“写作组”创始人劭安出席庆典并作文学专题演讲。

一九九六年六月，“写作组”受邀为“汶莱中华中学”举办的“华文月活动”华文作文比赛出题及评审。组员傅文成应邀作文学专题演讲。讲题是：“文学之路”。

一九九七年“写作组”进行“文学小记者”活动，联络及拜访组员与文友。

一九九八年“写作组”召开组员大会后，举办组员及文友联谊会。

已结集出版的作品及其作者

在汶莱，没有本国出版的华文报、没有具规模的华文书店及没有出版华文书籍的出版社的情况下，个人作品结集出版不易。到目前为止，已结集出版的作品，数目不多，现分述于下：